

三禮

通釋

清 林昌彝◎撰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清林昌彝◎撰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

三禮通釋

卷一五五——卷二八〇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五

巨林昌彝學

四望

虞書曰望于山川又曰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鄭注山川秩于山川者偏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謹按說文示部云柴燒柴奈祭天也从此聲詩時邁釋文云柴字林作崇王制釋文云柴本作崇碑子湯問釋文釋聚崇積而焚之亦作崇又漢樊欽崇宗所皆作崇然則作崇者爲近古蓋古者最重望禮故詩日時邁巡狩告祭柴望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祀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司服毳冕以祀四望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五

一

山川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南鐘舞大夏以祭山川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注杜子春衍祭也按說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予謂衍讀爲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大祝國將有祀於四望則前祝禮記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謹按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蓋無定數漢書郊祀志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从祭地則墜理从漢書郊祀志見三光天文

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周官大宗伯云四望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也其注小宗伯則云四望道氣出入又與前說互異後鄭注周官以四望爲五嶽四鎮四瀆按五嶽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四鎮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四瀆江河淮濟發源注海者也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按日月星不得俱望尙書曰望于山川是望不得有日月星辰天神之屬周官祀四望之下每別言祀山川則四望不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休說皆誤後鄭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五

二

得之陳氏禮書謂鄭氏釋大宗伯四望爲五嶽四鎮四瀆釋望爲四方其言異同不可攷也不知鄭氏大司樂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鄭氏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或者疑詞明爲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而言謂此樂或可兼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鄭注舞師四望爲四方正謂四方之望陳氏謂鄭注異同不可攷過矣陳氏又云望之禮有二而其用則不一望祀或設於郊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於大謹按望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按陳氏此說是也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鎮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五嶽四瀆乎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崔靈思謂四望之祭處各有四非是王制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說與公羊傳同又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按魯有三望泰山河海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何休云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此公羊說以河海岱爲三望也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正義云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穀梁傳三十一年疏引賈逵說周禮小宗伯疏引服虔說皆作國中山川周禮大宗伯疏引許氏五經異義謹按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按國中疏引作其中誤此左氏說以國之分星及山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五

三

川三者爲三望也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則謂分星者非也毛詩閟宮正義引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臯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內而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穀梁傳僖三十一年集解引鄭氏云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又云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卽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然則據鄭意謂魯卽徐地而以淮易河今謹按鄭說極

郅礪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於青魯地兼跨充徐尙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楚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僅取慮皆魯分也鄭氏據此立論於義精矣攷經傳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則無定數余正曰梁山晉望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左氏傳昭七年晉韓宣子曰並走羣望昭十三年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五

四

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據此知他國諸侯之望明不必限以三矣賈許服三君亦知河非魯竟故不從公羊說然實未嘗三望之名爲魯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分星強配其數故左傳正義誤以爲天子四望諸侯三望也惠氏士奇禮說云大司馬以祀四望天神言祀則四望非地祇謂鄭康成以四望爲五嶽四鎮四瀆爲非是說似未確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五

番禺陳起榮校字

饗禮

饗禮久亡其散見於經傳者猶可攷而知而諸侯卿大夫士相爲國客之禮皆不能備詳卽經典中間言大饗漢唐以來諸儒又未嘗分別其義按饗禮有食饗之數有飲獻之數有孤卿之等有置俎之官有饗客之法有饗客之物其見於燕禮聘禮公食大夫禮及左氏內外傳者皆可攷也秀水諸氏錦作補饗禮殊無條理且所據有與饗禮無涉者其說無取焉按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六

一

又曰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知其介之禮以待之鄭注云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爲介時也春秋左氏傳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宮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閭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閭乎王宮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宮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杜預注曰烝升也升殺於俎高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恭儉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孔穎達正義云折俎卽殺烝是也言諸侯親來則爲之設高又設宴高用體薦宴有折俎若使卿來雖爲設高仍用公之燕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國語周語王召士季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

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惟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又曰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饗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幕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章昭注云全烝全升牲體而升之也凡郊禘皆血腥也王天子公諸侯也禮之立成者爲飫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殺烝升體解節折之俎謂之折俎也又曰籩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六

二

竹器容四升其實粟棗糗餌之屬簠簋黍稷之器犧犧尊飾以犧象象尊以象骨爲之飾尊彝皆受酒之器俎設於左牛豕爲一列魚腊腸胃爲二列膚特於東巾幕所以覆尊彝祓除猶掃除也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芹菹兔醢之屬酬報也聘有酬賓束帛之禮其宴束帛爲好謂之宴貨杜佑通典曰周制諸侯遣使聘天子皆以卿爲使大夫爲上介士爲眾介行聘明日發幣於公卿然後受饗受燕而還謹按此經典中言饗禮之大畧也而食饗飲獻之禮之可攷者則畧爲析之周禮春官大宗伯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注賓客謂朝聘者賈疏曰此饗燕謂上公三饗三燕侯

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烹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
席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屣升坐無筭爵以
醉爲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
無數攷儀禮聘禮曰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賓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壹食壹饗鄭注饗謂烹大牢以飲
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饗食
賓介從饗獻矣復特獻之客之也據此注則聘賓再饗聘介
壹饗王禮與侯禮宜同禮記聘義大戴禮朝事儀皆云壹食
再饗燕與時賜所以厚重禮也賈公彥謂聘客皆一饗非也
此則食數之可攷者也周禮秋官大行人凡大國之孤其他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六

三

皆眡小國之君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其他謂貳車及
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祿酢饗食之數周禮又曰凡諸
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鄭注
曰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
其餘則自以其爵賈公彥云卿自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
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
牢禮之等又降殺於大夫周禮司儀曰凡四方之賓客禮儀
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鄭注云爵卿也大
夫也士也上下猶豐殺也賈公彥云爵尊者禮豐爵卑者禮
殺以二等爲豐殺也按此數義是諸侯之臣入天子之國天

子待之之禮皆從其爵爲之等數卿下其君二等大夫下卿
士下大夫降殺以兩差爲三等掌客凡諸侯之禮凡介行人
宰史皆有殽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鄭注以爲此衆臣從賓
者爵卿也則殽二年饗餼五年大夫也則殽大年饗餼三年
士也則殽少年饗餼大年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賈公彥云小
禮謂殽大禮謂餼餼卿五年子男卿與君等是豐大禮也據
此注及疏攷之是卿饗餼五年與小國君同則饗食亦然公
之卿當饗五獻食禮五舉侯伯卿當饗禮三獻食禮三舉左
傳昭公元年鄭高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杜預謂朝聘
之制大國之卿五獻是也此則飲獻之數可攷者也周禮公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六

四

之卿下其君二等以七爲節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而大
國之孤其他皆眡小國之君以五爲節參差若此者鄭志答
趙商問孤五而卿七曰卿奉君命故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
五介此有聘禮可參據鄭志是大國之孤饗食當與卿同此
則孤卿之等可攷者也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
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孔穎達正義引周禮大司馬饗
食羞牲魚爲證按周禮大司馬乃王饗諸侯之禮饗客益小
司馬爲之所謂掌事如大司馬之法是也此則置俎之官可
攷者也左傳宣公十六年言高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
當宴孔穎達正義諸侯使卿來設享仍用宴法此則饗客之

法可攷者也國語言有百籩簋犧象尊彝鼎俎巾彝又有
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此則饗客之物可攷者也
按古饗禮篇間存於經傳者十僅四五今據諸經傳而分析
之如此

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六

五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六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七

臣林昌彝學

蜡祭

周禮地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
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
敔舞者春官大宗伯以騶辜祭四方百物司服祭羣小祀則
予冕注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
川澤之元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元三變而致鱗物及邱
陵之元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元五變而致介物及土元
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侑章曰凡國祈年於田祖則歛幽雅
擊土鼓以息老物按侑章所謂祈年祭蜡皆未言時今以經
文審之祈年爲春祈則祭蜡爲秋報可知周頌載芣序曰春
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序曰秋報社稷也然則祈報歲以二
時而皆在社稷矣然豐年之序又曰秋冬報也是蜡祭既行
於秋復行於冬宜侑章之不言時也夫國之祈年則曰於田
祖而國祭蜡獨不言其何神何邪然證之郊特牲之文惟曰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是亦爲田祖也而田祖卽爲
社稷之神郊特牲之言先嗇司嗇者蓋卽田祖之謂也侑章
言田祖而郊特牲言先嗇司嗇不言社稷者以社稷惟天子
諸侯得而有之祈報之事通乎民間則土穀之神亦達乎天

下因是以求乃知諸經所言四方之祭即是天下土穀之神特自漢以來諸儒未之攷耳故竟廢其祭且良耜之詩既云秋報社稷矣何以豐年之詩又兼言秋冬且不云社稷則又不知其報於何所是詩序所云秋冬報者疑即祭四方之證歟按詩言方社不莫又言以社以方皆以方與社對舉月令亦以季秋之月命主祠祭禽於四方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致禽以祭社中秋教治兵致禽以祀繫繫通蓋謂春祈於社而秋之報則既於社又於方肆師所云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者是秋報於社也大司馬之致禽月令之獻禽者是秋報於繫也或疑社之報祭惟秋一舉而方之報祭謂既秋復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七

二

冬於何證之不知羅氏掌羅鳥鳥則亦曰蜡則作羅禱謂既蜡則可設廚羅以取鳥是秋而報祭於繫亦謂之蜡至冬又聚百物而索饗之於是而收民息物不復興功也林氏喬蔭云郊特牲以蜡屬於歲十二月者舉其終而言實則秋冬報祭皆謂之蜡故禮運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謂自秋成至十二月凡有百日其報享皆蜡而祭之日則一日也然則豐年之云秋冬報者知其報於四方郊特牲固曰八蜡以記四方謹案小戴記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諸本及石經同近儒齊召南按云按鄭引此文以解大宗伯而誤云祀四方賈疏云祀字誤也孫志祖按云按祀字亦可通觀注云四方有祭也疑鄭所據本為祀字與唐初疏家所據本有不同賈氏不達乃以為誤耳近代阮元禮記校勘記從孫氏志祖說定作祀字謹按當從賈氏說作祀字祀字非也夏小正田鼠出

田鼠者噉鼠也記時也八蜡之祭迎貓為其食田鼠也田鼠害稼故謹記其物他如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羊豭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喜燕之為生也而記之與鮒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繁勞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楊楊則苑而後記之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桓有小旱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日有養日云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菽稌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鹿從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養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羣角順記時焉耳隕麋角蓋陽氣旦暗也故記之也按夏小正之記字與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之記為一例八蜡以記四方正記時也孫氏志祖改記大宗伯亦曰以鼐辜祭四方百物也然既為祀其說不可從大宗伯亦曰以鼐辜祭四方百物也然既報於社稷何以復報四方而四方何以有秋冬二報蓋王社為京師土穀之神而自京師以外王畿千里達於九州冬有土穀之祀其歲之豐凶上下皆天子所殷然不能忘者故於收穫之後都鄙邦國亦各以其豐歉來告有年則為之報享然於王社則但為京師土穀之神嫌其已隘於大社則方丘之祭與天匹崇非可數瀆是故於王都四面各立壇坎壇以祀其當方之帝坎以祀其當方五穀之神都鄙近則豐歉之達於王也速即於秋報之邦國遠則其達於王也遲因於歲終報之各視其方而報其方之土穀故曰天子之大蜡八謂秋而報於四方者各一冬復報於四方者各一秋之蜡四冬之蜡四通為八祭而八蜡畢苟一方凶歉則廢其當方之報祭故又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而其詩直以豐年為言謂是祭惟豐年有之非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七

三

收穫之後都鄙邦國亦各以其豐歉來告有年則為之報享然於王社則但為京師土穀之神嫌其已隘於大社則方丘之祭與天匹崇非可數瀆是故於王都四面各立壇坎壇以祀其當方之帝坎以祀其當方五穀之神都鄙近則豐歉之達於王也速即於秋報之邦國遠則其達於王也遲因於歲終報之各視其方而報其方之土穀故曰天子之大蜡八謂秋而報於四方者各一冬復報於四方者各一秋之蜡四冬之蜡四通為八祭而八蜡畢苟一方凶歉則廢其當方之報祭故又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而其詩直以豐年為言謂是祭惟豐年有之非

若他祭之不論豐凶也先儒未究及此因而四方不知爲何神八蜡不知爲何義而孟子所說旱乾水溢變置社稷之故亦不能確指之矣謹按喬蔭謂八蜡爲祭四方其說當矣然先儒謂蜡祭八神者抑何說耶夫經云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明謂蜡祭二神先儒不啻乃以農郵表畷貓虎坊水庸昆蟲實之何也夫大宗伯以鬯辜祭百物卽所以祭百種以報嗇也則自饗農及郵表畷以下特申明百物所从祀之故謂此數者爲百物中之數物非卽爲蜡祭之八神如以蜡祭八神當之則經有侑百物有侑百種者矣止於八神邪况八蜡之神先儒茫無定見據注及疏則以爲先嗇司嗇農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七

四

表郵畷貓虎坊水庸昆蟲八物也張子則易昆蟲爲百種謂昆蟲爲能害物也王肅則不數百種昆蟲而分貓虎爲二陳氏禮書又不數貓虎易以禽獸近儒蔡氏德晉又分郵與表畷爲二夫郵表畷本三物可分爲二不可分爲三乎試以郵表畷言之郵乃爲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畷乃田兩陌之間道也郵表畷義別有攷制蓋立木綴毛裘之物穀義通垂之分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準視望止行步者也蔡氏分郵表畷爲二豈其然乎鄭氏舊訓先嗇若神農司嗇爲后稷陳氏禮書从之非也夫神農在五帝之列當祀歷代帝王廟中而后稷則周之始祖也

當時雖教民稼穡而其配天之烈思文歌之豈可廁於八蜡之列與百物並祀乎况蜡祭不止農與貓虎諸物之名卽以諸物言之農與貓虎卑而且賤者也郵表畷細者也而以神農后稷之尊且貴者並祀一堂致舉國有若狂之態事近於戲至祀禮王南鄉不嫌以臣道臨之尤乖義理會古祀禮而若此乎按先嗇司嗇固爲百穀之神而以神農后稷實之决不足信說別詳社稷攷且八物之名彼此說自紛錯大抵依文附會以合八數非確有所見夫經之備及其名者以百物因報嗇而從祀特非正祭之神若以爲蜡祭乃祭此八神則古者祭必有尸毋論昆蟲百種不可爲尸卽郵表畷坊庸貓虎將若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七

五

何爲尸以象之乎惟百物在从祀之列亦但設位迎神祭之而其所正祭者則先嗇司嗇而已亦非專祭此百物也喬蔭謂一主一配經文固自甚明而設尸亦象此二神可爾謹按二神者先嗇司嗇也若必實以神農后稷則有所不可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七

番禺陳起榮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八

臣林昌彝學

儺禮

周禮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疏案月令惟有三時儺季春有國者儺仲秋天子乃儺季冬乃命有司大儺言大則及民庶此經所儺據十二月大儺而言鄉黨鄉人儺郊特牲鄉人禡亦皆據民庶得儺而言也李氏嘉會曰鬼神陰物狂夫四目元衣朱裳皆象陽氣以抑陰氣蔡氏德晉曰蒙冒熊皮示其猛黃金四目示其明執戈揚盾示其威百隸秋官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八

一

司隸所掌五隸也時儺以季春仲秋季冬三時而儺也索室驅疫謂入室中搜索疫鬼而驅逐之也春官占夢季冬遂令始難毆疫注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當作難疏難者以其難去疫病故爲此讀李氏嘉會曰季春仲秋季冬皆有儺今日始儺者蓋在上始行儺禮則諸侯萬民斯可儺也王氏昭禹曰旣舍萌贈惡夢內無釁然後自外至者可索而毆也男巫冬堂贈無方無算注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爲可也無算道里無數遠益善也元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自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

則遠無常數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

氣仲秋之月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注此儺儺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昂畢昂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儺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方氏慤曰儺所以儺陰慝而毆之周官方相氏帥百隸而時儺以狂夫爲之則狂疾以陽有餘唯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攘九門欲陰慝之出凡此慮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春氣此儺陰慝之作於春者也仲秋季冬則儺陰慝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八

二

之作於秋冬者也獨夏不儺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季冬一歲陰慝之盛故本其積陰之氣而言之特謂之大益毆者邪氣也達之送之者正氣也春日磔攘冬日旁磔者災難故旁又磔焉不特九門故也秋雖不言從可知矣春日命國秋曰天子冬曰命有司何也蓋天子之儺爲國而已非自爲之也委之有司而已故言之序如此且互相備也郊特牲鄉人禡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禡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禡或爲獻或爲儺朝服立於阼神依人也疏謂此論孔子存神之事鄉人驅逐強鬼孔子恐廟神有驚恐身着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朝服以祭故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八

三

童幼之言善善

皆赤幘阜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

之神猶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

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魅皆旱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八

四

韋索以御凶鬼畫虎于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于蟠木風
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
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社也唐書禮樂志大儺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上
十六以下爲侏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爲
列執事十二人赤幘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
氏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執楯其一人爲唱師
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
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以逐惡鬼于禁中有司豫備每
門雄雞及酒擬于宮城正門皇城諸門磔禳設祭太祝一人
齋郎三人右校爲瘞瘞各于皇城中門外之右前一日之夕
儺者赴集所各具器服以待事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

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于階鼓吹令帥儼者各集于宮門外
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偃子備請逐疫出命寺伯六人分
引儼者于長樂門永安門以入至左右上閣鼓譟以進方相
氏執戈揚楯倡偃子和曰甲作食殽腍胃食虎雄伯食魅騰
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疆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
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一十二神追惡凶
赫汝驅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周
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趨順天門以出分詣諸城門出
郭而止儼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耶謠
牲甸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耶酌清酒太祝受奠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八

五

祝史持版于座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
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陰之神興奠版于席乃舉牲并酒瘞
烝此古今儼禮之大畧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八

南海余文焯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九

臣 林昌彝學

亳社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
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絕其陽
通其陰而已薄社商之社商始都薄正義曰風雨至則其陽
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爲屋以受霜露風雨其陽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
之以聽掩訟之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
明不當宣露其罪喪祝掌勝國邑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小
司寇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以刑官爲尸畧之也左氏襄三十年
左傳曰烏鳴于亳社如日諱諱甲午宋大灾又曰間于兩社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九

亳社大社也又曰平子伐莒取鄭獻俘始用人于亳社哀四
年書亳社災七年魯以邾子益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般同公羊曰
薄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益揜
其上而柴其下薄社災記異也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穀梁
曰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宗廟屏戒也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
不得通天人君不得通天人君
瞻之而致戒心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白虎通曰王者
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
之五行志曰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
也韓詩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於桃及陳氏禮
書云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

之墟必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然則公子諸侯必有勝國之社其意亦若此也記言天子大社繼之以亡國之社屋之天子之亳社也春秋書亳社災魯之亳社也左傳曰鳴于亳社宋之亳社也社必有稷小司寇祭勝國之社稷則爲尸是也位必在左春秋傳所謂間于兩社是也揜上棧下不受天陽設於北牖使陰明焉以其不能生成萬物而趨於幽也男女之訟於此聽者以其當隱蔽而不敢褻也祭之而刑官爲尸者以其滅亡刑之類也宗廟之祭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不容以亡國之社爲之穀梁以亡國之社爲廟屏此不可考孔穎達曰亡國之社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是穎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九

二

達亦疑穀梁之說焦氏循羣經宮室圖引公羊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白虎通云置宗廟之牆南蓋爲廟屏者爲廟之屏蔽其地當亦樹木廟門外望見之故以爲誠也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又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云絕其陽通其陰而已公羊傳云薄社灾薄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灾何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掩其上則屋之之謂也柴者說文云小木散材月令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管子山國軌篇云握以下爲柴植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園以上者爲棺槨之奉則柴爲小木無疑也謹案地官媒氏聽男女之陰訟於勝國之社注云

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春官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注云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揜其上而棧其下爲北牖論衡亦云亡國之社屋其上棧其下絕於天地此卽公羊說而易柴爲棧說文云棧棚也通俗文云板閣曰棧見一切經音義管子內業篇云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注云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考諸說蓋編木爲壁蔽其四面如今之柵欄也然有不能無疑者以柴作棧已自通明不必又於北爲牖且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九

三

柴棧之上牖難依附所云北牖使陰明與公羊傳柴其下之說不可強通當如郊特牲說唯北有牖則不可以入尸祝之類其將列於牆外祿官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祝見喪祝恐非禮意疑四面爲棧向北有門可通出入也依公羊傳作圖北牖之說姑置勿論

臘祭

古者蜡飲於黨正屬民飲酒於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故臘亦謂之蜡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是蜡臘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於天宗割祠於公社又言臘先

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於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是息民固在臘後也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陳氏禮書云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在始行而無常時繇漢以來溺於五行之說以王日蜡以衰日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耶濬大學衍義補曰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日嘉平殷日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九

四

高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

臘禮

周禮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注五祀謂珥為珥祈或為創用毛牲日創羽牲日珥珥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士師凡創珥則奉大牲此珥珥正字與釁邦器及軍器大司馬蒞釁主及軍器注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安甲迎主于廟及社主視奉以从殺牲注龜者殺牲以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龜人上春釁龜注龜者殺牲以釁龜注龜者殺牲以羊人釁積共其羊牲圉師春除禱釁殿雞人凡祭祀面饌釁共其雞牲注釁廟用羊門大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石亦如之注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小祝大師掌釁祈

號祝注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釁浴謂以香薰罔人大喪共其釁注釁尸以酒使之香美草藥沐浴注釁尸以酒使之香美士師凡創珥則奉大牲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騂可也注士師謂記曰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人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九

五

子孟鍾饗大夫以落之孟子曰牛何之將以釁鐘說文曰釁血祭也象祭竈也文王世子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當為唐制鍾鼓新成使羊豕一釁之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殺豕一釁鼓陳氏禮書云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釁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記曰成廟之釁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珥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

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駢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豶豚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爲釁是也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之所珥犬人之幾珥士師之釁司約之珥鄭氏皆以爲釁禮謂祈幾皆當爲釁而珥當爲珥毛牲曰釁羽牲曰珥其說蓋以禮記言釁而繼之以珥皆於屋下於是以祈珥爲釁其詳不可考也

注羊人几祈珥共羊牲士師凡釁珥秦犬牲犬人凡幾珥用駢雜記廟用羊門用雞皆云珥則珥非特用牲矣鄭之說誤也

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鐘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師釁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至藏約之戶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九

六

有司行事而君不親注記日有司事畢反命于寢君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鄭氏曰君朝服者不至廟也犬羊爲牲而牛馬不豫有司爵弁而不冕牲駢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珥社此先王之所棄也大祝隋釁令鍾鼓鄭氏曰隋釁謂薦血也凡祭血曰釁女巫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氏曰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然釁浴之於釁禮名同而實異若夫隋釁則接與釁也鄭氏合之以爲薦血誤矣按孟子牛將以釁鍾趙岐注云新鑄鍾殺牲以血塗其與郤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戶令鍾鼓天府上春釁寶鐘謹案釁之義有三一是取其膏澤護養精靈鍾爲邦器釁鍾是圖其饒

據周氏隙按釁本閒隙之名故殺牲以血塗器物之隙卽名

柄中說

爲釁隙卽郤字漢書高帝紀釁鼓注應劭云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爲釁呼同罇釁罇猶言釁隙今人以瓦器有裂迹者爲釁讀若悶卽釁也以木之有裂縫者爲罇讀若呵呵乎音之轉也周禮大祝天府俱屬春官大祝作隋釁鄭氏注云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疏引賈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鍾鼓鄭不從然則血祭之釁與釁器之釁自是兩事趙氏合爲一事與應劭同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趙氏引作釁寶鐘阮氏元按勘記云當依周禮作鐘形相涉而誤趙氏佑云古人用釁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九

七

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讀爲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筮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珥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豶豚大戴禮記亦有釁廟之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大祝掌釁所號祝龜人上春釁龜雞人凡祭祀禋釁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釁積共其羊牲圉師春除蓐釁

禮秋官則士師凡刳鉅則奉大牲夫人凡幾鉅用騂可也司

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即刳字珥即鉅字

用毛牲者鄭則釁讀曰微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物皆用釁龜

主亦釁之廟社皆用釁主亦釁馬廐亦釁之蓋非止為塗其

卻其牲則以羊為大亦用豚犬與雞獨未有言牛者牛為牲

之最大不輕用也此以一鍾而用牛明非禮之正經定制亦

見古禮失之一端孟子則第就事論事而已謹按釁釁曰微

乃先鄭司農說非後鄭康成說也趙氏誤後鄭釁如字讀為

釁鍾釁鼓之釁明與讀微大異段玉裁周禮漢讀考謂釁从

分聲微从微聲文微二韵古多互轉謂後鄭香美之義與大

鄭讀微之說同此為調人之說不足為據若趙佑誤以先鄭

之說為後鄭說則更謬矣按塗其罅隙即是鄭司農讀釁為

微也為鄭康成之所不取江氏永羣經補義云釁是交神明

之道祭祀之小禮非以牲血塗罅隙之謂也禮記言釁廟以

羊門夾室以雞宗廟之器其名成者釁之以豶豚則釁鍾當

以豶豚傳云小事不用大牲而齊用牛此相沿如此非禮也

孟子未暇論禮學者則不可不知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九

八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九

南海桂

壇校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十

臣林昌彝學

五祀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

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注五祀

雷門行也此蓋殷時祭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注五祀

五祀注五祀謂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祭也王制大夫祭

五祀也此祭謂司命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注五祀月令孟春其祀

戶祭先脾注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

有主有戶皆先設席于與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

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

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答如祭宗廟之儀孟夏其祀竈祭先

肺注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

門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中央土其祀中雷祭先心注中

之先祭心者五臟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雷之禮

設主肺下乃制心又肺肝為俎其祭孟秋其祀門祭先肝注

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孟秋其祀門祭先肝注

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藏直

肝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而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

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於孟冬其祀行祭先腎注冬陰氣盛

于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

為尊也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

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是月也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

注五祀門戶中雷竈行也或言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太

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十

一

寧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

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啟至

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既葬而後止

郊社亦然惟當禮還日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禮行五祀

正法則也家主中雷國主社郊特牲三獻文注謂社稷五祀也祭法

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

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

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

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

戶或立竈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可

索小過作謹告者爾稟記明則有禮稟出則有鬼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十 二

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雷主室堂居處門戶主

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

日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雷祭

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

出釋幣于行歸釋幣于門士喪禮曰疾病禱于五祀司命與

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

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

言厲正視以厲山爲之諱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注鄭司農云五祀五色之

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

薦者百人侍西房鄭云五祀祭五德之帝或曰禘祫蒸嘗及大飴後漢志國家亦有

五祀之祭其禮簡於社稷云劉昭曰五祀門戶井竈中雷江都集禮載白

虎通云戶祭脾竈祭肺中雷祭心門祭肝井祭腎者脾土也

春木旺故以勝祭之卽如是終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心

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心者五岳之尊者也故祭之水最卑

不得食所勝制也陳氏禮書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祫

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

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爲重該脩熙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五

祀爲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

爲門井戶竈中雷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十 三

說釋小祀之五祀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

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

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

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

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

禮雖士亦禱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

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

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雷人所

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

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